

山语

○郭学谦

隐隐中，肯定有一种声音，从山的深处发出，它汇合了自然之声、器乐之声、吵闹交谈之声，汇合了期望之声、感恩之声、奋斗之声，在山石之间，在水流之间久久回响，声声入心。

我已经记不清踏访过秦岭多少回了，每一回都是为山而来。秦岭的山和家乡的山最是不同，再高的山坳里都藏着清泉，叮叮咚咚；越是人迹罕至的去处，那声响越是清透嘹亮，仿佛人声一散，山便悠悠开了口。

我一直以为山是会说话的，这声音其实不只是水声。“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其实比人语更美的是“空山”，满山的树木花草鸟虫，怎么能“空”呢？人们把声音分为“天籁之音”“地籁之音”“人籁之音”，天籁之音多指大自然的声音，百听、千听、万听都不厌，“空山”就是被天籁充满的山，也就是充满了山语的山。人在听山语的时候，什么都能听到，又什么都听不到。它们叫出了自然之风，叫出了生命之荣枯，叫出了“山高月小”，叫出了花开花谢，叫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样的“山语”又似乎是平凡的。最值得书写的山语，是震耳欲聋、响彻山林的，是突然给我们内心带来一丝清凉，凉到心底、静到心扉的，是一种心与心、山与山的对话。在对话中，慢慢消散，慢慢凝结，甚至下成了心雨，寂寥无声，又悠悠久长。

我体会到这样的长久，还是因为去商洛。秦岭最美是商洛。一条柏油路就横在山谷，来来往往的车，有旅行的、探亲的，也有回家的、出行的。当走出深山是一些人的梦想时，时时刻刻想念故土也成了另一些人的一种执念。所以他们总反复提及山的凶险、洪水的肆虐与泥石流的可怖——那些漫过路面的浊水，曾一度涌进卧室。而在房屋的背后，就是高山。房屋倚着山势修建，有一个平台就会成为一个院落，一个大的平台就会成为村落，更大的川就会成为村镇、县城——它们夹在秦岭巨山中，星星点点、斑斑驳驳。他们夸大的这种危险，其实不是夸大，因为好多人因此而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是幸存者，其实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幸存史。当他们说这些危险的时候，得到了一点点心安，那是内心深处的治愈，更是不得不离开的无奈。

我所处的位置是一个不太大的平台，马路从村中穿过，路两边是新盖的一层、两层、三层的楼房。路的南边有一条叫“三岔河”的小河缓缓流过，河边新建了一个渔场，叫“国渔三岔河水产养殖示范园”。从对面的新楼往山上攀登，是村民已经搬离的仅有一层高的老房子，青瓦白墙，衬托上绿树红花，更显得静寂安宁。尤其老房檐下的梁上挂着一个个长方体蜂箱，更勾得人有一探究竟的念头。从这老房子再往上攀登，有田地，种着药材，也有庄稼，却没有大路，只有曲曲折折的小径蜿蜒而上。所有耕种收获，都是靠手提肩扛。他们日日上山，把山路踩出了熟悉的声响，蜜蜂、蝴蝶、蜻蜓、蚂蚁、鸟虫都成了朋友。它们鸣叫，人也说话，人听懂了它们的诉求，它们给人们报信。

而在庄稼地的边缘，山的棱角处，就看到了一个个竖立的墓碑。墓穴嵌在山石上，一生劳累辛苦的长辈，躺在棺椁里，终于安息。他们最后一次上山，是咽气后被村里人抬上去的。从山下到山上他们走了一辈子，一辈子都是扛着物件走，而被抬着的时候，他们已经听不到声响了，满心的念想也随呼吸散尽了。他们静寂躺着的时候，山上的树还在荣枯，水还在长流，鸟在鸣，虫在叫，桃花把春天温暖了，蝉鸣把夏天带来了，向日葵把秋天灿烂了，冬雪把冬天染白了。走过墓碑前的人，回望过去的故事，谈起曾经的辛酸与努力、争抢与吵闹，一都和解了，山的声音竟然盖过了所有的声响。这是山与山的和解、人与人的和解、人与山的和解。隐隐中，肯定有一种声音，从山的深处发出，它汇合了自然之声、器乐之声、吵闹交谈之声，汇合了期望之声、感恩之声、奋斗之声，在山石之间，在水流之间久久回响，声声入心。

山语，从山上发出，流向心田，抚慰了千万年的兴衰与孤独。

清凉爽口的神仙豆腐

○阿 龙

荒地的草丛中，再把背篋扔下去，然后，把水壶绑在腰间，抓着藤条滑向目的地。

桦栗树那裸露的根旁，是一条三米长的石缝，里边有树叶、杂草、青苔，还有两苑神仙树。

上端的一苑，长在石缝的上口，是立茬茬向天生长的，端直，细长。父亲前来采摘时，将其齐根砍伐，推到崖下的地里慢慢采叶子。如今，十六株刀把粗的小树蓬勃生长，形成了一个半间房子大的圆球状，叶子成熟到正当其时。父亲依然将它们齐根砍了，推下崖去，让它们再抽条子。

石缝下口的那一株，是父亲去年砍过的，主干已长到两三米了，枝叶不太茂盛。父亲抓着小树滑下去，蹲在神仙树的苑子旁，数一下，十三株，都是青皮嫩肉的，就没砍树，只伐旁枝，顶端的三两细枝留下来，让它们吸收阳光雨露，加快长高长粗步伐，为明年的枝繁叶茂创造条件。当他把这些细枝砍一枝、扔一枝地全部丢到崖下草丛，当天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然后，喝几口水，歇一会儿，就顺手割了葛藤，头子系在桦栗树上，其余缠在腰上，手抓藤蔓，边转边放地下了山崖。

父亲将这个神仙树叶一枝一

枝地捋下来，一把一把地放入背篋。当背篋放满、压实，他又朝口袋里装，装了大半口袋，朝背篋顶上一捆，背起来试一下，既稳稳当当，又让口袋为背篋里的叶子起到了遮阴的作用。

背到第三道坎子下的老井旁，他歇下来，洗了手脸，就着茶水吃了干粮，才顺着这一槽撻荒地的边沿无草处，用棍子打掉挡路的杂草、野刺，一路奔波着下到沟底，再从斜坡过砭，由安沟村回到我们村，绕了一大圈才回到我们家。

父亲回来时，母亲正用一块老粗布包了草木灰，在桶里过滤专用的碱水。当他们二人一块将这些新鲜的神仙树叶淘洗干净，父亲去吃午饭，母亲把这些叶子剥细，装在木缸里。待父亲吃完饭，从锅里打来开水泼进木缸，淹住叶子，他们才上坡去锄草。

晚饭之后，他们开始制作神仙豆腐。这工艺，说起来很简单：把叶子搅碎，搅成稀糊，搅成浆汁；把粗布单子铺在篾筛子里，倒入浆汁过滤出原浆；把专用碱水兑入浆中，搅匀，澄清；把变稠的浆汁倒入筛子，控水，沉淀，结晶；将结晶神仙豆腐用过滤布包了，压上木板，再压上重物，促其

诗 歌 苑

给荞麦花

（外二首）

○杨岸

学会在故乡撒娇
学会对着泥土认识自己
回忆春耕时的
那一场雨

把一句牵挂放在山坡上
枯萎的时候下山
在小溪边歇歇
疲惫的身影会在水中

学着从前的样子
得到秋天的谅解

苦菜花

其实,很多时候
你是孤独的
或者,在成长过去
从不将苦涩
轻易表达

淡黄色的花朵
更多是呵护自己

浓浓的愁绪
也只能靠雨水释怀
一朵 两朵
都在试着
去改变一剂良药
来医治民间的疾苦

兰花花

走累的爱情
去陕北,看一朵兰花
是如何,用泪蛋蛋滋养一份
百年的守望

开在窑洞前,迎来蝴蝶
和蜜蜂
在窗棂子的目光里
落成一杯,幸福的黄土
感动高原

把爱留在你的花瓣间
做一次远行,似曾相识
红尘背后是故乡
盗几分月色啊
就可思念出,你的
初恋来……

雨天访紫阳村

○吕端伊

点也不好客。再回头，村里的文化员正同母亲聊天，热情地招呼我们去村咖坐坐，喝杯咖啡。

在空调房里坐了会儿，玻璃门对面的山上突然就聚集起厚厚的云层，且越聚越丰满，又黑得似墨龙翻滚腾跃，隐隐的雷声也渐次而来。雨，快要赶来了！我记挂着得抓紧去近在咫尺的荷塘转转。没想到刚走出门，就被霎时而来的乌云杀了个措手不及，大把洒下的雨在地上砸出深色的斑点。我打着伞，站在篱笆边，望着池塘里的荷花摇晃在碧波的浪里，时隐时现，偶尔还有被风声惊到的白鹭从荷塘里蹿起，落到不远处的稻田。

伞在我手里艰难地保持着平衡，风更大了，裹着雨敲击伞面，噼噼啪啪，如同荷叶在雨里的和

弦，一时竟分不清手里的是荷叶还是伞。荷塘很大，远远看去，似是和山连在一起，不分你我。山峦间流淌着灰白的云，如同狐狸娇俏的尾巴搭在青衫上，逗得人心痒痒的，这夹杂着水汽的清涼与乡村画卷，扫去了入伏以来全身的燥热。

雨，就让它下吧。漫无目的地走在水田中的小路上，狗尾草长得茂盛，高矮起伏，一直蔓延到阡陌尽头。道旁，几株被我误认成玉米的甘蔗欠身捂着嘴笑，没被注意到的桃子挂在枝丫上，倒是急得憋红了脸。遇到几位戴着斗笠披着塑料雨衣的农妇，她们看着我摇摇晃晃的小伞，笑着跑着，喊着：快到屋里去吧！

兜兜转转回到村咖，母亲与闻讯而来的浙江大学的朱教授、永康的吕伯伯、东阳的木雕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郭叔叔相谈正欢，文化员郭阿姨给我点了杯咖啡，真香啊！

雨渐小，天色显示时间不早了。紫阳村离朱熹讲学的石洞书院不远，我们一行人驱车前往石洞餐厅。乡下的路被两边茂盛的植物掩着，好几次以为前路不通，车头却一转，又是一条被掩藏在树丛后的路，暗叹“柳暗花明又一村”，古人诚不我欺啊！

晚饭后的空气里凉意更甚，没完全暗下来的天分出三层不同的蓝，混合着潮湿的云，呈现出印象派的朦胧。坐在返程的车里，我摇下车窗，任还未断绝的雨脚混合着泥土的味道打在脸上，蒙了一层淡淡的水雾。

泥土和水都有了，我想，脸上会不会长出一片荷塘？